

序一

為父親編纂《耕耘歲月》

沈君山

父親於一九八〇年在台北去世。逝世週年時，黃俊傑先生和我曾根據父親生前的遺墨，編纂了《鏗而不捨》一書。十年過去了，我們兄妹見面，尤其是和母親在一起時，總仍常談起父親，好像還活在我們中間。十年來，探討光復後台灣農業發展的會議和著作，又增添了不少與父親有關的資料。而《鏗而不捨》又已絕版，因此，當時就興起重新編印斯書的意念。

一九九〇年，父親逝世十週年，大陸的中國農學會，於當年的十二月十七日，在

北京舉行了紀念父親的「沈宗瀚農業學術研討會」。母親、我、妹妹慈源和慈源的女兒介美，一家三代分別應邀從美國和台灣到北京與會，同去的還有黃俊傑先生，和父親最早期的學生馬保之先生。黃先生和介美從來沒有到過大陸，我們其餘的也都是四十餘年後第一次重返故土。

北京的研討會，除了紀念父親早年對大陸農業發展的貢獻外，還提到當年生母的工作和事蹟。生母和父親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同學，以志同道合而結褵，抗戰期間，在四川因工作過於勞累而於實驗室中逝世。父親早期在農業方面的研究工作，和生母是分不開的。而她在抗戰期間拼了生命作育出來的小麥品種，後來被編為驪英一號至九號，在大陸上廣為流傳，成爲許多新品系的源頭。現在大陸上從事小麥育種工作的人，也因爲這九個中國最早的育種品系，都知道沈驪英的名字，卻未必知其人事蹟。

因此，我們將《鏗而不捨》中父親自己的文字編爲兩章，逝世後母親和我們兄弟姊妹等親人追念的文字，編爲一章，一九四一年生母逝世前後的一些資料，自成一章，紀念父親農業方面工作的文字，包括台北（一九八三）和北京（一九九〇）的兩次研討會的資料，又成一章，計五章共卅餘萬字，新成一書，取名《耕耘歲月》。

《耕耘歲月》中父親求學謀事的時代，距今已是一個甲子以上，那個時代是中國舊社會結束的時代，一場革命革去了三千年的帝制，革命後的最初四十年，中國經歷了歐西文化的衝激，繼之以日本軍事的侵略，在西潮和東浪中掙扎求存，在這之後，中國走了兩條路，一條走在大陸，一條走在台灣。我在大陸出生成長，在台灣求學成熟。之後，到美國進修教學十六年，最後又回到台灣。因為參加紀念父親的研討會，得有機會重遊故國。在一個初冬的早晨，回到一歲時曾經來過，卻早已不記得的浙江老家沈灣。從餘姚縣城，沿著姚江，小汽輪迎著晨曦，緩緩前進，沿岸阡陌相連，白鷺點點，遠山含翠，不雨而潤。一個戴著斗笠的漁翁，一次再一次，悠悠的將漁網灑向江面，又悠悠的收回。一個挑擔的農夫，在田埂上，前搖後擺的趕著路，依舊是數百年相傳的魚米之鄉。只是小汽輪代替了烏篷船，四十分鐘就走完了當年父親要走半天的水程。後來又遠遊塞上；二妹在五十年代，分發到內蒙工作，就在那兒成了家落了籍。我們先到原來叫歸綏，現在叫呼爾浩特的二妹的家，第二天就趕著去謁成吉思汗的陵寢，陰山下疏勒川，風吹草低，不見牛羊，飛沙落照中綠洲片片，牧地都早開墾為農田了。

匆匆去來，雖只浮光掠影，但也深深體味到大陸台灣兩個世界今昔的不同。這些不同，可以用一個統計數字來說明，父親立志學農的時候，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，現在大陸農民還在七成以上。台灣初光復時，農民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，但是到今天只剩百分之十六，農業產值更降到總產百分之五以下。簡單的說，今天台灣已經完全是一個開放競爭的工商社會。「開放競爭」和它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念利弊得失，很貼切的標誌出台灣和大陸兩個社會的差異。

我們到北京去參加父親的紀念會的時候，兩岸開放來往還只有兩、三年。隔絕了四十年的大陸和台灣，用詭異好奇的眼光互相試探，心中未免疑惑，如此不同的社會，將來的關係會怎樣演變呢？這樣的疑惑，在二十年前，也曾困擾過我。但是，一九七三年，我仍結束了在美國的教學生涯，回到台灣，當時台灣正離開聯合國，很多朋友都擔心台灣的前途，勸我三思而後行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答覆他們，其中有一段話，提到未來的兩岸關係：

「台灣和大陸這兩個文化、語言、血緣、風俗相同，而經濟結構、政治制度迥異的地區，會慢慢的由極端的敵對，而不得已的共存，而經濟上互通有無，而人民自由

來往。最後，主要由於大陸上經濟成長的需要，政權和體制的性質因而改變，雙方政治和經濟的差異日減，兩個地區的人民再自願聯合形成一個鬆散的統一。」

假若不是有這樣的看法，也許到今天我還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中教書。二十年後，我仍相信這個看法，而且也沒有為它對我產生的影響後悔過。

歷史的步伐是巨大的，短暫的個人生命，在它起伏的間隙中流過。父親出生於浙江姚江之側，埋骨於台灣三芝山陰。他的六個子女，在動亂中出生，在不同地區成長。今天分居台灣、大陸和美國。一九四九父親在兵慌馬亂中離開中國大陸，惶惶辭國，前途茫茫，匆促中決定讓兩個大妹妹留在大陸，帶了兩個男孩和在襁褓中的慈源、慈輝出來。不料從此一別四十年。我和來台灣的弟妹們大學畢業後，都赴美繼續進修，在離國十七年後，我又回到台灣工作，其他的弟妹卻都留了下來，但也常常回國省親。父親晚年最思念的，就是留在大陸的兩個妹妹，一九七九年後，漸通音訊，也曾想接她們到香港會晤，終因當時以父親的身份，還不太方便，一再遷延，到父親去世的時候，他仍以最後未能見女兒們一面為憾。一九九〇年，父親逝世十週年，因為父親的學術研討會，我奉侍母親赴大陸一行，在歷史跨過了一大步後，終於見到早

已兒女成群的兩個大妹妹，也算代爲完成了父親的遺願吧。

現在，沈家的第二代都已在各地落籍定居，將來，他們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，將註定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中成長。今天整理出版《耕耘歲月》，一方面是紀念這次難得的聚會，一方面也是給未來的，將在世界各地新文化中孕育成長的一代，留下一個紀錄，一個素描；在中國蒼老的耕作文化甦醒蛻變的歲月裡，一個農家子弟，怎樣奮鬥努力而完成了他自己的現代化。



●祖孫三代、沈宗瀚夫人、沈君山、沈曉津
1993年於三芝鄉沈宗瀚先生墓園。

沈宗瀚先生農業學術研討會



●1990年12月，北京沈宗瀚農業學術研討會，左起：何康、費孝通、盧良恕。



●1990年12月，北京沈宗瀚農業學術研討會，前排為家屬親友。



- 「當時父親每天傍晚必到植物園散步，黃俊傑先生常常在那兒請教農業方面的問題，也偶爾發揮自己的見解，有一次父親回家後提起：那個年輕人又來了，很好學，但是問得真多……」

1978年夏天，時黃俊傑擔任台大歷史系講師。

沈君山按